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七 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八 集部

皇清文頴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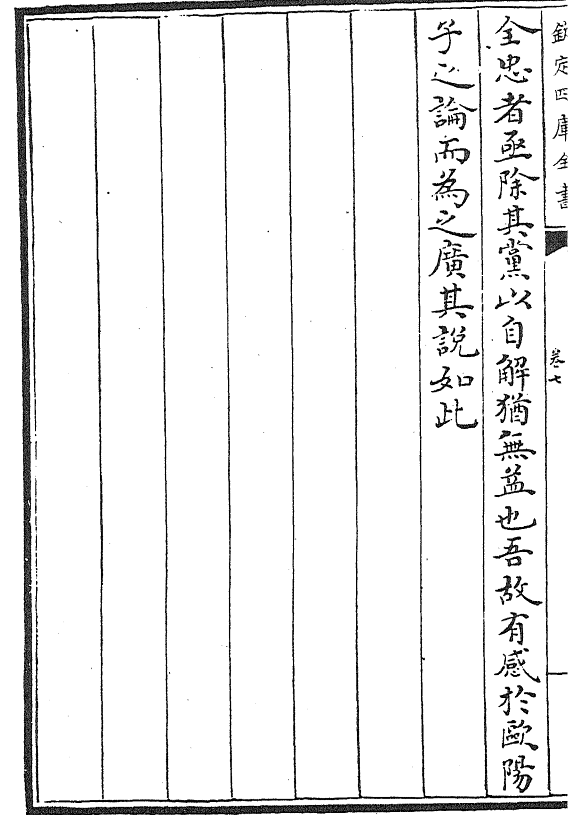
論

春秋論 趙盾一　　汪琬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為弑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

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嘗畧考史書所載簒國之臣若趙高之弑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弑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弑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弑昭宗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為簒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為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盗羣盗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謂之盗乎故三子者之説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

予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為盾辠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予更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簒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辠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茍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



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為之廣其説如此

春秋論 趙盾二

汪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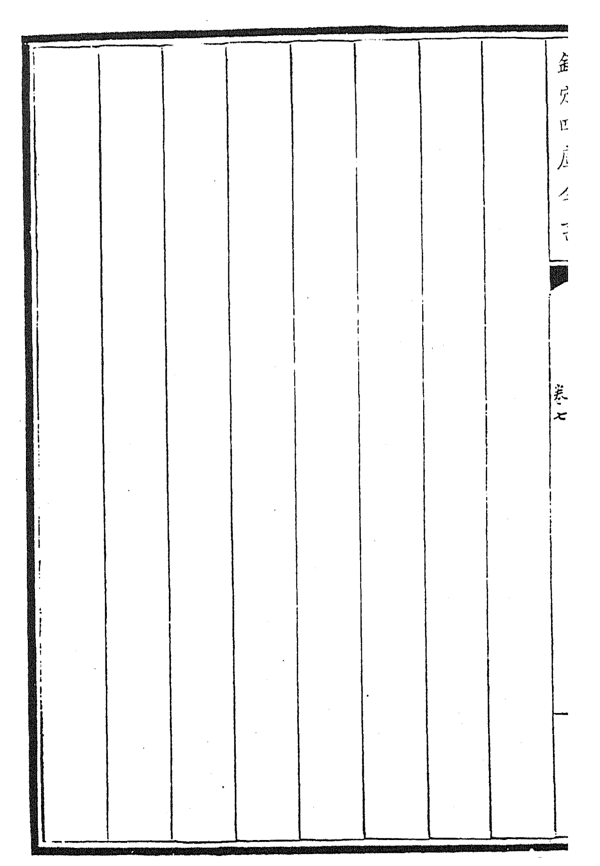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弒其君夷臯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挈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鬬

敝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既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為戰而勝則横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稍斂其鋒強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為寇齊師徒歸夫崔

杼所用蓋即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皋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皋而異其罰豈足為春秋之法邪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既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

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為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略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獲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揺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䰟之崔浩能逆闚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縠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

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河圖論

李光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徵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衍蓍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神之所為而玩其占者亦足以獲天之祐而動无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蓋圖者天之所以啟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自孔子大傳所列十數五位若指諸掌又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藴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可謂盡矣變化日行於天地之間凡夫動静明晦開闔出入枯菀存化之雜然於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具焉然則作易之精意亦舍圖奚取哉仲尼既歿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辭咍然具存固已盡失其義又況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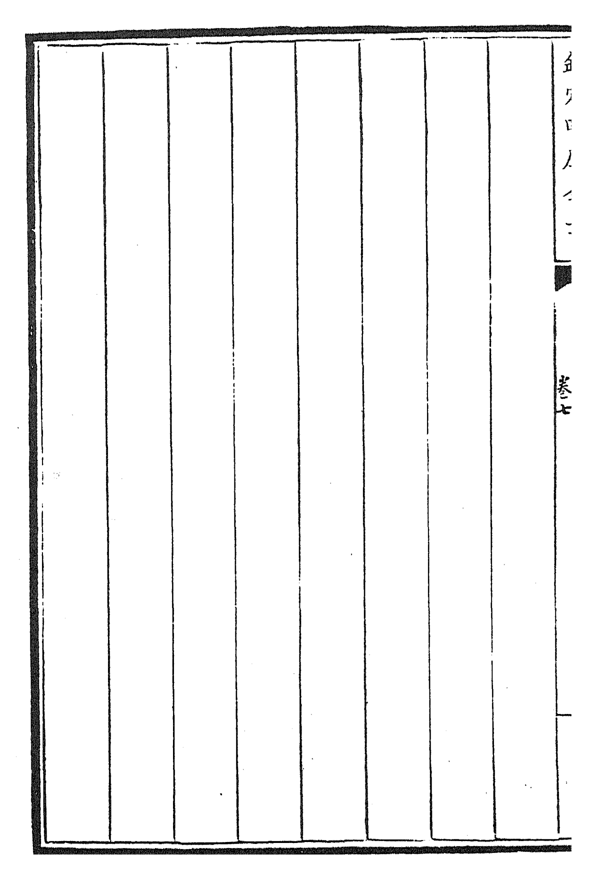
曉暢精微而守之未失至於有宋經學爲盛而異言轉多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比之舊傳正爲顛倒歐陽修不信大傳遂與河圖洛書皆以爲贋而并棄之惟朱子表章發明而圖書始顯然自元以來抉異見而滋羣疑者尚不勝其紛拏故四千餘年理義象數之宗書契文字之祖以至於今昧昧也愚學易十餘載既知返之圖書以求其端而竊疑夫爲之說者何紛然其擾也於是盡去五行生克之論獨以陰陽奇耦之數縱横而

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於圖書之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蓋河圖之半奇半耦者兩儀之分也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五為内外者八卦之交也中宫五十者太極元氣之所居也此其大致也以其分限言之則陽始於北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居内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終於東故在圖之耦數則南西居内而北東居外也内者主之位也外者賓之位

也得位為主而用事則日進而盈失位為賓而不用事則日退而虛夫自寒暑二氣之所以升降日月明魄之所以死生大而元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汙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以易而言之則乾龍

之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姤豕之躑躅而冰霜之勢成矣內陽而外陰則爲泰交之盛矣大往而小來則爲斂德之時矣是故內外之位賓主之分進退之勢盈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是左方之卦皆陽內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也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是右方之卦皆陰內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則圖而作易誠如

合符而比節非天地不能開其先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義四象之文生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衆說統之矣欲歸夫易卦之本旨其無先以衆說亂之而可哉



先天圖論

李光地

自秦而後易圖象之學不傳其在傳文可攷者則出震一章頗列八卦之位而終不究其說是故學者鮮用心焉而但緣文生義以穿鑿於文字之間蓋易之迷所從來也尚矣其偏爲象數之學者又皆有單傳別授非易之正如京焦卦氣之法有侯辟公卿之位推易配氣始於中孚此則揚子草元之所因歷家之所用其在漢世以象數言易者莫此爲盛然終莫知其所自來也獨後

漢方士魏伯陽作參同契之書言養生之要其首章納甲之法以震為朔旦兌為上弦乾為正望巽為既望艮為下弦坤為晦日其陰陽進退之候似頗與邵氏先天之旨相契蓋朱子所謂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灶之術者其指此與然以愚考之納甲之說蓋以十干始終之位推而得之如乾為甲壬坤為乙癸蓋甲乙壬癸者十干之始終乾坤者八卦之始終也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庚辛為震巽戊己為坎離丙丁為艮兌也伯陽又因月之朔晦弦望之方以配合其說如生明之月在庚上弦之月在丙正望之月在甲皆以初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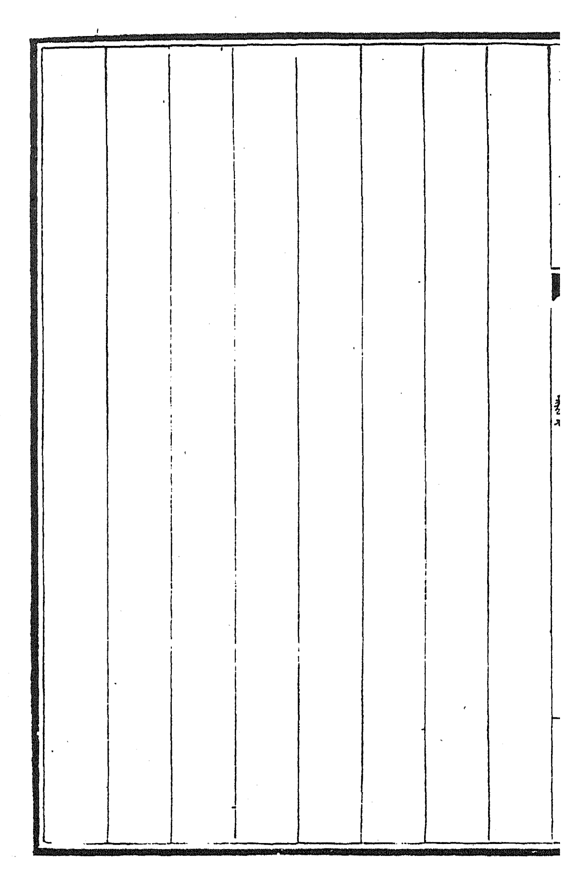
之震兌乾之位也既望之月在辛下弦之月在丁晦日之月在乙皆以平明言之巽坤艮之位也其與先天所以得圖之法迥然不類然則自堯夫以前先天之圖其不傳於世也審矣朱子又謂授受出自希夷其必有攷然而邵氏再造之功則實與伏羲始作相配自邵氏發後此圖稍出聞者皆創獲而莫之信楊龜山曰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艮居北卦氣首中孚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凡若此類皆莫能曉也陸象山曰先天圖非聖人本意有据之以說易者陋矣夫以龜

山象山之賢而其疑若此況其下者林栗袁樞攻先天尤急蓋當是時尊信而表章之者朱子一人而已自朱子而來至於今翕然無復異議矣然往往新學小生以為自孔子後真有是圖而不知邵氏之功如此其大朱子之傳如彼其艱也可勝歎哉或曰先天之圖果伏羲之本也與曰何為其不然也大傳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如是則一每生二者自然之理也陰陽交錯者變

化之妙也其方位布列則雖古未之見然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則其對待之體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其流行之用也其位與序昭然亦不可謂於古無初也以其數而論之則左右二方者寒暑之運也陰陽太少者四時之交也八卦者八節之分也二十四畫者二十四氣之判也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為晝陰爻為夜二分之晝夜平故積

爻之筭至於臨遯之間陽四十八陰四十八猶春秋分之晝夜各四十八刻也二至之晝夜偏故自乾以前積爻之筭陽五十六分陰四十分猶夏至之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刻也自坤以前積爻之筭陽四十分陰五十六分猶冬至之晝四十刻夜五十六刻也此其自然之象自然之數不待牽合而自無不應以視後世規天紀日之繁增除裁補之贅其相去不亦遠乎況乎其道之彌綸天地者不可以象數求也故君子之於先天歿身焉

已矣



後天圖論

李光地

易有八卦因有八象其實則天地水火而已何則天地定位則行乎其間皆水火也水火之精則爲日月水火之氣則爲寒暑水火之象則爲晦明水火之變則爲風電雷霆雨露霜雪凡夫騰降上下往來聚散皆是物也以易論之則天地水火之外爲象者四風雷山澤也然風則天氣之行下交於地者山則地形之隆上交於天者雷則火爲陰所壓奮而起者澤則水爲陽所驅散而

下者此四象者盖亦天地水火之交而已矣以卦畫推之乾之下爻變陰則巽也坤之上爻變陽則艮也離之上爻變陰則震也坎之下爻變陽則兑也此造化之妙八卦之精也是故易首乾坤中坎離而終以既未濟或曰邵氏所謂先天之圖者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固也而其有始震終艮之圖何也曰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則以天地為尊用則以水火為主所謂雷者火之方升者而已所謂澤者水之始降者而已陰陽

始於春秋而極於冬夏故雷澤者水火之交也水火者
雷澤之極也天地以水火之氣行乎四時凉燠寒暑惟
其所司焉風與雷相薄火之勢所以行也山與澤通氣
水之潤所以升也風之氣本乎天山之形本乎地天地
之用寓於二物而天地無功焉故一在坎之後一在離
之前所以佐發生於東方而乾坤退處於西成之地也
或曰南北陰陽之正位也乾坤在焉尊也巽居偏也烏
乎可曰黜乾坤以尊乾坤夫辨方正位者分也分則不

可易也若夫受事任勞者時也時則有少而出長之先

畀而踞尊之位於是乎乾坤有避而弗居者矣必也其

受成之時乎夫受乎其成者則必處乎其後也又何害

於尊乎哉然則大傳言神妙萬物叙六卦而不及乾坤

何與曰此所以爲尊之至也前言其位故列之此言其

用故去之是則乾坤之在後天雖有位焉而無用也無

用之用用之主也

聞樂知德論

李光地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以制治而樂以象成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淪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且夫政與德固相為表裏之謂非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

敷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后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已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凱還則叙其交懽之心致其

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閒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謠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已之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也故曰聞其樂而知

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矣故郊廟宮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之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已之功德者悖矣君臣賡荅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悅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間沉湎鄭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閭巷之音歌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既

無積德累仁之事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叙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凉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亦視其德而已矣孟氏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强矣誠能制禮法修教化正三綱叙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郊廟朝廷之樂潤色其聲音略論其律呂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文而知其意拊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間之樂雖未

可以驟變然所謂黙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即今俗樂而頗采姚江王氏之論取其有孝弟忠貞節烈之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助淳風以為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此之不務而列代修文之主好古之儒方且役智弊神於黍尺鍾律之間似乎佮倫之箫不得而樂卒不可興者此劉向臯陶之刑之論可為三復而歎息也

太極論

陸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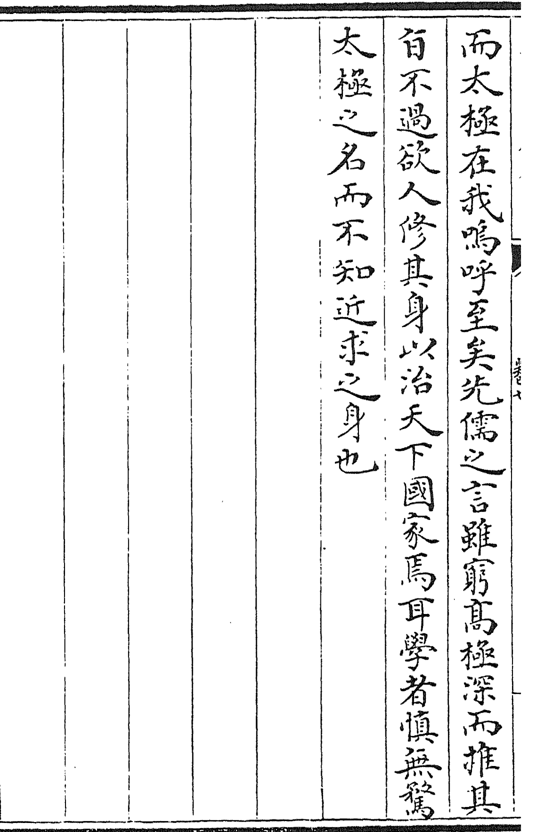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

總名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

之隂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隂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為五常發而為五事布而為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隂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

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絶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

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為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為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



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騖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賈董優劣論

陸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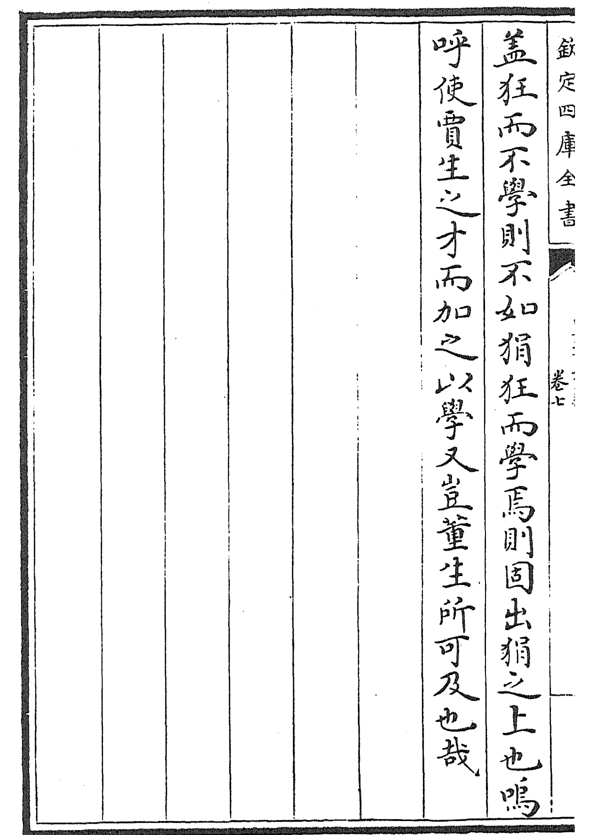
天下之士惟才學兼至者為上不幸而有所偏勝與其才勝於學也毋寧學勝於才何則才勝之人明於事而熟於勢人君用之則國體立焉國勢安焉然其失也純駁兼施義利雜用有可見之功而未必無可憂之慮學勝之人守於理而秉於義人君用之或迂而罕效焉或拘而難達焉然其得也道足以格主而操足以範俗無一時可著之效而有積久可恃之功明乎此者可以辨

賈董之優劣矣賈生者漢之名臣也董生者亦漢之名臣也當文帝之時諸侯强於内中行説之徒謀於外而朝廷所以厲風俗厚德澤固根本正體統者又皆未有其具上下恬然不知憂戚乃賈生獨為痛哭流涕於其間考其所陳皆鑿鑿可行此固絳灌之所不能言而鼂錯袁盎之所不能知也則賈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武帝之時主驕而臣諛所事者征伐所尚者聚斂所用者嚴刑峻法見其利不見其誼計其功不計其道而董生

獨持正議於其間觀其廷對之言於禮樂教化之際未嘗不反覆而陳之也於公私義利之辨未嘗不正色而道之也於傷肌膚斷支體之習未嘗不咨嗟而戒之也此固公孫弘石奮之所不敢陳而張湯孔僅之所不欲聞也則董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使賈生之策用於前則漢有久安長治之業董生之策行於後則漢有更化善治之休是二子者固未容優劣也然嘗試以其言考之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

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其源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為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賈之言其最精者在審取舍定經制而已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有之乎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有之乎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有之乎董之所敝者獨陰陽災異之說耳使并此而去之雖與關閩濂洛

比肩可也董豈賈之所及乎蓋賈生者以才勝而董生者以學勝才學之分優劣之辨也鼂錯之才近於賈生然其才益露而其敗立見其學賈生而不得者乎貢禹匡衡之學近於董生然其學益拘而其業益卑其學董生而不得者乎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為迂濶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末流之弊又優劣之辨也要之賈生亦何可及也以聖門言之董生狷者也賈生狂者也夫子思狂者而不得然後欲得狷者而見之



蓋狂而不學則不如狷狂而學焉則固出狷之上也嗚呼使賈生之才而加之以學又豈董生所可及也哉

論姚崇十事

陸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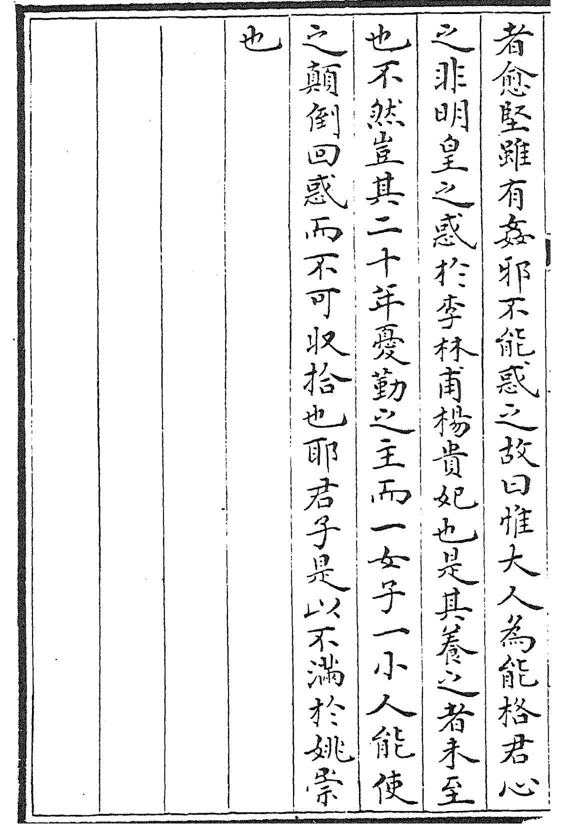
大臣之事君也必先有以堅君意而後天下之治可成也君意未堅而欲與之圖治則吾以寬仁進而君且流於殘薄矣吾以弭兵進而君且溺於好大矣吾以防微杜漸輕賦節用之說進而君且不勝其牽引矣吾以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說進而君且目為迂闊矣是故始乎堅而終乎怠者有之矣始之不堅而能成其終者未之有也三代以來如伊尹傅說之於商管仲之於齊商

鞅之於秦雖其王伯異趨純駁異致莫不於其始進之日有以得之其君是故功成而不勞彼唐之姚崇其亦知之矣考崇所陳十事不過因當時所急者而言之彼見夫垂拱以来用法刻深羅鉗吉網紛紛於時也而曰政先仁恕見夫邊隅未靖突厥吐蕃未可力臣也而曰不倖邊功見夫武韋之禍幾危宗社而俳優宦寺乘寵恣肆也而曰監祿莽闔梁之禍曰戚屬不任臺省曰閹人不得與政曰倖倖犯法無寬見夫神龍之世賦斂無

度奢侈淫泆公主婕妤多營佛寺也而曰絕田賦外貢獻曰絕佛道營造見夫五王被戮蕭岑繼誅而王魏直諫之風日遠也而曰接臣下以禮曰使諫官無忌諱凡此皆因當時所急言之治天下之事固不止此而人臣之効於君亦不盡於此獨其能以十者要說於上使人主之意既堅而後徐起而圖之嗚呼此其所以成開元之治也歟君志既定於寬仁則張湯趙禹之徒不得以嚴刑惑矣君志既在於弭兵則大宛月支之使不得以

開邉謗矣君有防微杜漸之志則外庭之事必不決於宫闈尚書之柄必不屬於外戚弘恭石顯不得主樞密張放李明不得侍遊宴君有輕賦節用之志則雉頭之裘不以入内府湘宫之役不以煩將作君有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志則黥劓之罪不上於大夫放逐之禍不及於臺諫極天下之治皆始於吾君一念之堅而實始於大臣之有以堅之也是道也固伊尹傅說之所以成其王而管仲商鞅之所以成其伯也是故開元之時宋

璟韓休張九齡皆稱賢相而吾必以崇為首何也堅帝意者崇也使崇無以堅之則明皇之荒晏不待天寶而九齡之徒又何所施其力歟雖然崇能必之於開元而不能必之於天寶何也曰崇知有以堅之而未知所以養之也君志固不可不堅而又不可不養堅之者存乎一日而養之者在乎平居古之為大臣者日以道德仁義進其君而又多選天下端人正士為其左右使其君日就月將而不貢於非幾凡此所以養之也夫是以堅



者愈堅雖有姦邪不能惑之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明皇之惑於李林甫楊貴妃也是其養之者未至也不然豈其二十年憂勤之主而一女子一小人能使之顛倒回惑而不可收拾也耶君子是以不滿於姚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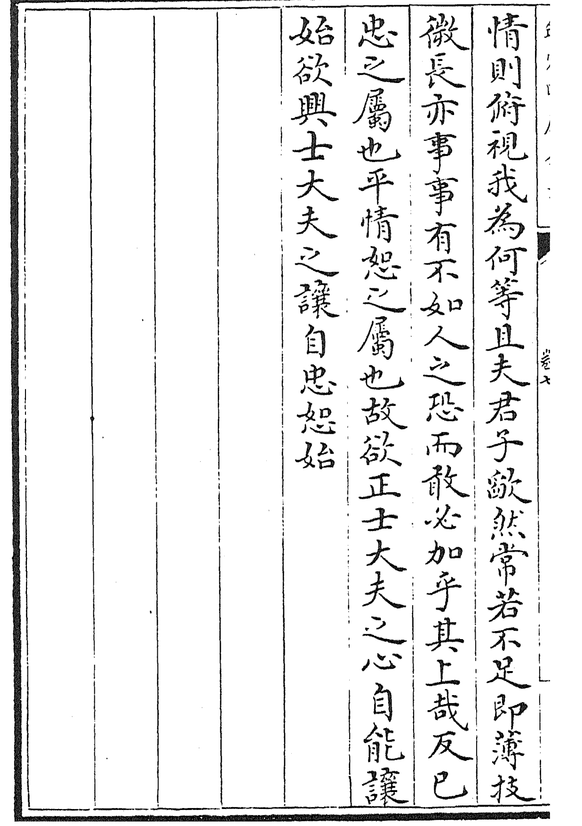
崇讓論上

韓菼

行一物而衆善皆得者其惟讓乎讓德之基也禮之端也亦即禮之實也孟子以無辭讓之心為非人然而赤子之時間有而汩於利欲誘於習俗此心至於迷溺澌滅而不自知豈特不能充而已古有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不見色於簞食豆羮簞食豆羮者忽其所輕也輓近世直視簞食豆羮皆千乘耳豈待千乘哉且夫千乘固吾所應有所以云讓若夫本非吾所必當有去之不顧乃其當

然惟妄據以為己有遂不甘於讓而乃敝敝焉與人爭
嗟夫爭之途一開而五倫蓋多故矣而仕路為尤甚故
見於朋友間為多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於已斯亡不讓求得也昌云亡也窮求之心逞忮之
毒巧中敵我者以不及防因以得吾志而不知他人亦
將挾吾之術以伺其後也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方
欲捕之異鵲又從而利之類相旨也寧有既乎終亦必
亡而已矣即間有固寵以自存而位愈髙則望愈減任

愈重則補愈難君子不以沒身爲幸而以後世爲憂奈何湛濁水而迷清淵也斯其故在祇知有己不知有人尤在祇知有官不知有己夫不知有己莫如反己士莫重乎有己也己而受官當實盡乎其在官者古人所以貴致身也如其不能或量力或知幾三揖一辭吾去官而已故在矣蓋委吏乘田亦有不容輕處者而又何競焉徒知有己莫如平情人者己之推也我必欲勝人人亦將勝我如人猶此情也兩情必當相平萬一人無此



情則俯視我為何等且夫君子欿然常若不足即薄技微長亦事事有不如人之恐而敢必加乎其上哉反己忠之屬也平情恕之屬也故欲正士大夫之心自能讓始欲興士大夫之讓自忠恕始

崇讓論 下

韓 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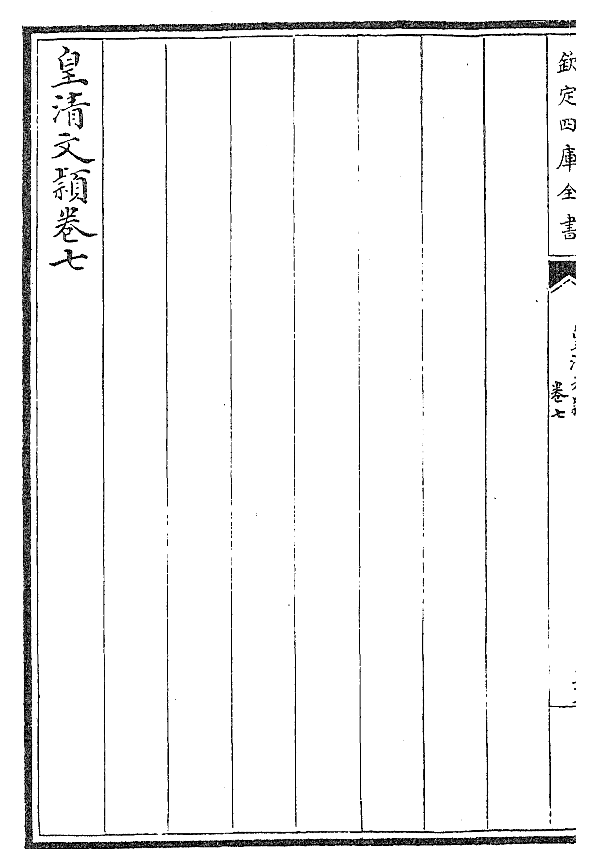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言教之本風之自也夫上之所倡下之趨也上以官爲高則官重上以讓官爲高則官輕人情莫不趨於所極重者久之則官愈輕人皆思所以自重而讓道成矣自然之勢也嘗檢晉庾峻敦禮讓表及劉寔崇讓論皆推本於爲國者以倡何有之化其言咸有補於當世峻之言曰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

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先王嘉之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莫若聽時時從志寔之言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四征缺擇四征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鈌四征預選之矣尚書鈌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也余嘗韙斯二說夫古者七十致仕固也然四十方仕計用其力三十年爾今有二十而已通籍者矣其亦可以六十為斷乎至如王陽貢禹之流於今為不世出之士又不可以六十為限也父母八十聽終養吁嗟晚矣父母不必皆八十也其有疾病又不論年也令令甲不以年限誠善竊聞諸道路或八十猶不以終養請此

為無人道之尤者豈止不能讓而已哉謝章得薦賢自代唐宋猶然今其法已蕩然無存即間有徒費簡紙者不過外任之大僚而京朝三品以上官皆聞命而即受事如名一吏何以勸讓如寔是言誠可勵世雖然蒙有懼焉懼夫除官而許之薦官薦者之意尚未決而求者已盈門矣不得則怨是爭之府也且使薦者而不公耶有識者固將嗤之其公耶必從而效之如寔是言所讓最多者其必然也而彼欲爭之者第中以朋黨之一言即一

網盡矣故此法尚未可遽行嗚呼孰使夫古賢臣之嘉言讜議而有所不可行其非人心之憂也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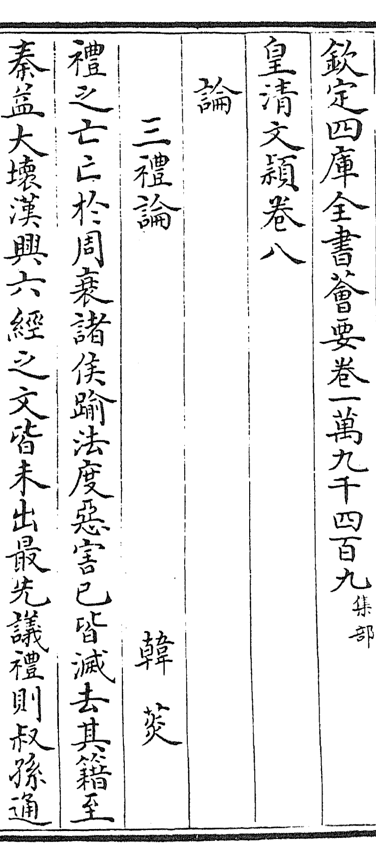
皇清文穎卷七

皇清文穎卷八

論

三禮論　　韓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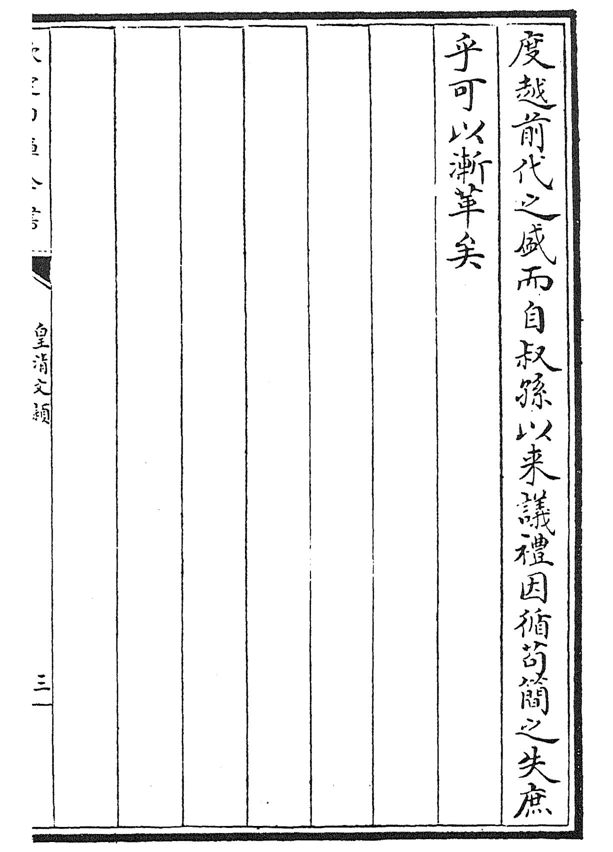
禮之亡亡於周衰諸侯踰法度惡害已皆滅去其籍至秦益大壞漢興六經之文皆未出最先議禮則叔孫通取合當世參酌秦法沿襲施行遂爲故事終西京之世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太息而不能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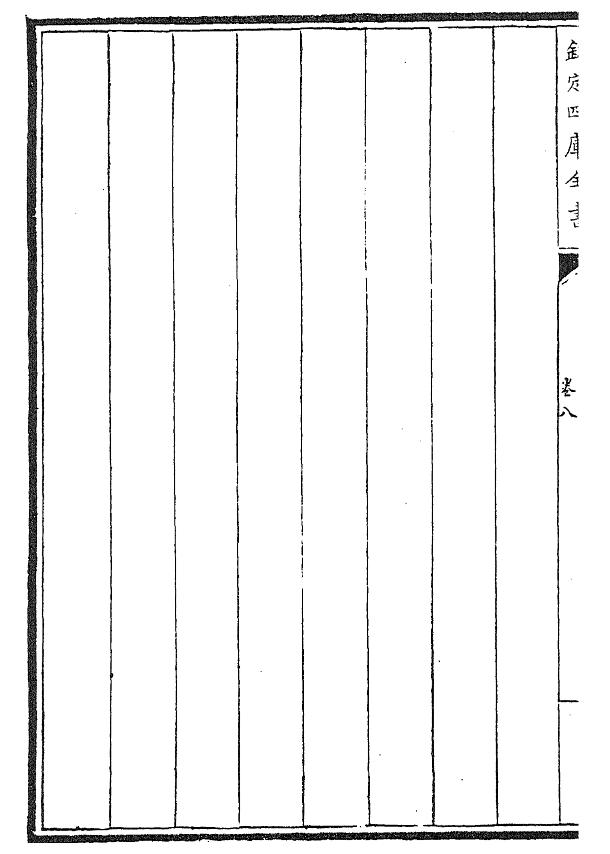
也章和時曹褒被詔條正禮樂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百五十篇仍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尋寢不行唐初魏徵等為貞觀禮李義府許敬宗增之為顯慶禮蕭嵩等復折衷之為開元禮宋初開寶通禮亦本開元禮增損之信齋楊氏所謂士大夫好古者止知有開元以後之禮者也夫自叔孫通壞棄古禮而高堂生十七篇者雖尋出第列於學宫而不足以助宏國家之制作歐陽氏云三代以後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豈惟治出於二哉禮與禮亦為二而朝廷所施博士所藏訖不能相明也惟周禮一書劉歆發明之王莽行之而遂以大亂重以王安石之紛更制度託於周官而世儒遂疑此非周公之書出歆莽之偽為抑又過也夫古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與淹中所出不殊其為古書無疑朱子謂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燕射禮皆然其說為至明確朱子晚年所以亟欲論定而又以屬黃榦終

之也周禮雖若繁碎而廣大精密非周公不能作獨戴記之傳試去大學中庸二書則其粹然者無幾而今列於學宫者顧獨小戴所删學者以非功令所習周禮儀禮浸度高閣是古禮之僅存者幸經宋諸大儒之發明而又將復久蝕於後誠可痛也往者有請以儀禮周禮並列學宫試弟子員者議格不行愚竊謂誠宜如朱子之意令習禮家一以儀禮為宗而輔以周禮禮記使學者勿忽於其所難讀而深求古禮之意以佐國家制作



度越前代之盛而自叔孫以來議禮因循苟簡之失庶乎可以漸革矣



儀禮論

韓菼

先王之治天下以至易簡者立其體以至周詳者達其用夫天秩天敘人綱人紀其閒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而三千三百教大備矣秦火之後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與夫聘覲燕射之儀文固不甚害於當時之諸侯而春秋以來猶有行之者學士大夫習其傳者至漢初而猶在其書又蚤出則諸儒之附益蓋寡於諸侯所去之籍及秦煨燼之餘或千百之什一也昔

者朱子有劉子乞修三禮斷以儀禮為本經而以禮記為其義說更欲雜取諸經史諸儒之說附本經之下而惜乎其未果也論者曰昔予太叔譏晉趙簡子見儀而謂之禮杜預以為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歎曰周禮在魯是禮之舊經已亡今之周官非古書也其儀文之曲折有隨世損益者聖人復起將必就今禮而去其太甚而十七篇者雖在蓋無所用之嗚呼斯誠不足與言禮者矣唐之開元宋之開寶非不盛行於一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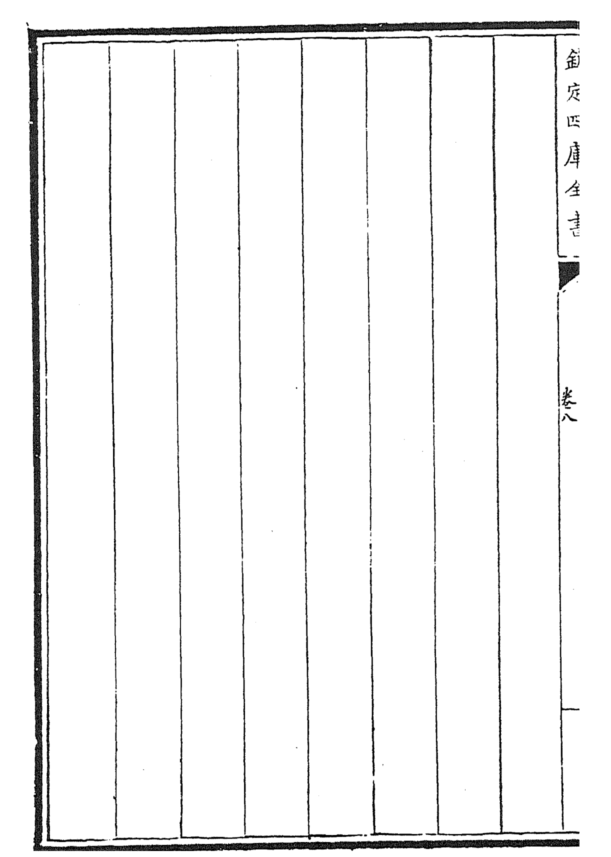
其治亂得失視古為何如盖嘗讀曾鞏禮閣新儀序而愛其言曰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善乎得先王制禮之精意者矣又嘗愛張載之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可謂深於學禮者矣夫此儀禮之十七篇者以五禮言之嘉禮七賔禮三凶禮四吉禮三而無軍禮以目錄次第攷之士冠禮士二十而冠之禮也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也士相見禮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也鄉飲酒禮

諸侯之卿大夫賓賢之禮也大射諸侯將祭與羣臣大射之禮也聘禮諸侯使卿相問之禮也公食大夫主國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喪服子夏傳自天子以下喪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也士喪禮自始至既殯之禮也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特豕饋食士虞禮也特牲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也少牢饋食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有司徹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也統而論之人道始於昏冠父子

著代莫先乎此矣始以職相見有君臣朋友之義矣鄉射鄉飲正齒位賓賢能貴貴長長賢賢之義矣燕射聘覲諸侯上尊天子旁屬與國下逮羣臣之義矣喪服士喪禮士虞禮人道之終大夫士之祭禮三所以報本反始者加詳矣嗚呼先王所以教民親愛恭敬辭讓而無淫佚慢惰之心焉此物此志也誠使行之今日不過其服物器用如玄酒醴酒鸞刀割刀貴本親用之不同耳豈無所用之哉且即子太叔告簡子之言思之其所謂

天經地義乃夫子孝經之文則必以則天因地者為制禮之本明矣三百以為綱三千以為目綱舉目張皆在一書之中也而顧以是為儀也非禮也哉夫禮之行也小大由之而或未知夫形而上者之在其中也故其後知禮意者少而習其儀者亦不敢獨然自外於規矩繩墨之外所得為已多也惜乎其存者止十七篇也故明沅州劉有年洪武時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果淹中之舊也則儀禮之亡者全矣夫孝經古文

乃在新羅日本謝承後漢書明末猶有見之者豈得謂古書之必盡亡故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而有年之書出非其時遂復失之嗚呼此十七篇者世久以為迂闊無所用之矣雖存亦逸也而況乎其逸者也



樂章論　　韓菼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初命后夔之言也其後大韶既作薦於祖考既已致鳳凰來儀之應而夔言此音樂之和由於庶尹之允諧帝於是為之作歌而臯陶為之賡歌此其詩近於正大雅者也夏詩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義近於變小雅而其音節則近於大雅者也虞夏之詩惟此二篇見於書而已其歌以為大韶大夏之節者不傳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矣成康
沒而頌聲寢變風變雅作及宣王再興則有宣王之大
小雅而無宣王之頌豈非其德薄而有所不敢為哉詩
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雖其自以為頌而其體製聲調
則不離乎雅也史克之頌閟宮夸誕而無實者也稱姜
嫄媚成風也稱三壽媚三卿也稱令妻壽母媚成風無
媚聲姜也其曰莊公之子承莊公不承閔公他日夏父
弗忌所以躋僖於閔之上以子而先父食者也周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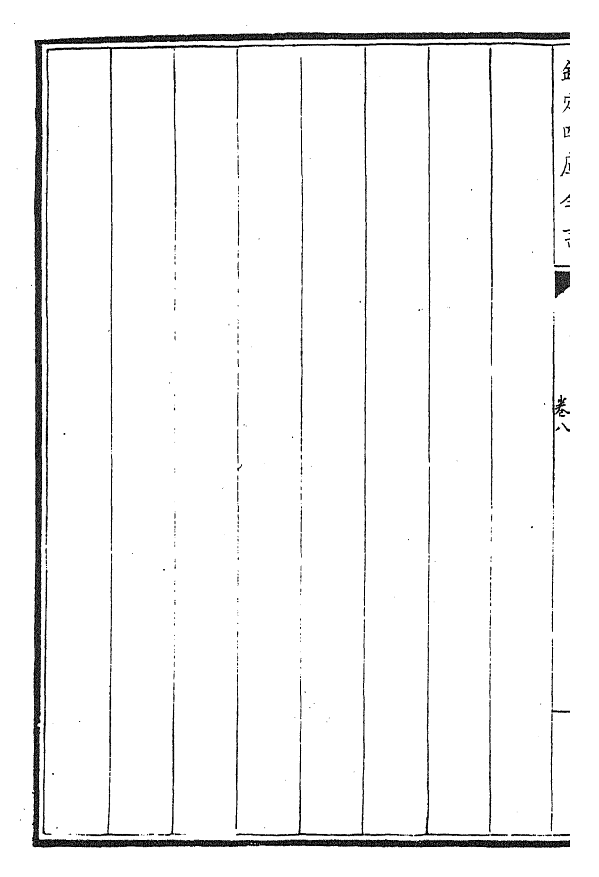
所稱揚者皆其祖父之功德已然之事若祭祀之主人
與顯相則稱其孝而已不聞以未然之事極其揚厲也
故魯頌作而樂歌之體壞為後世矯誣之濫觴矣其後
則雅頌失其所矣其後則雅鄭無别矣孔子告顔淵以
放鄭聲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知雅之不可混
於頌而鄭之不可使亂雅樂也其詩然其聲然矣自古
樂失傳而亡國靡靡之音不絶於世則雖後之作者未
嘗不竊倣雅頌之語以為郊廟之樂章而譜以世俗之

樂此又其事之相反者也沛宫原廟三侯之章漢祖自作其詞安不忘危又未經李協律等協以新律斯為近古者矣迨武帝立樂府而蒲梢天馬之歌薦之宗廟此則以鄭衛之音歌鄭衛之詩而欲祖考来格也故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盖深譏之自餘歌詞出於司馬相如等文雖爾雅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協鍾律後之作者雖如王粲傅玄成公綏張華禇淵沈約之徒亦不過如此所以然者其祖功宗德固未

之前聞而其致王之由揖讓征伐之事亦未有如虞周者太平刑措之風又不足以幾成康之盛此非可以虛文飾說為也則夫樂章之欲擬於古難矣若乃習其數者不能明其義為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又後世之通患也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施之郊廟罔知所應抑又名實乖異音節已非鄭樵稱梁武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摘前違裁制十二雅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成

之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以愚論之梁武帝製佛法十曲名為正樂如襄陽蹋銅蹄之類又更造新聲則其所製定者其果如漢兒寬所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耶蓋亦以當代所沿推故不得而議之也唐宋以後其辭既平而近俚復夸而不實其清濁高下疾徐之節奏未必果足以髣髴於穆然大古之音而致神祇鬼物也豈知夫古人之作其篇章字句多少長短非有一定及詩之既成而後被之於樂異

於後世之塡詞度曲多少長短必出於一者也君子言思可道而況長言之咏嘆之播之琴瑟管絃以對越於先王之靈者乎夫周頌之作亦有在康王而後者殷武之稱奮伐荆楚乃在高宗之廟則後之樂章數傳而無所增益者非古也夫本原事實以獻於祖考形容愛敬以惕其子孫此作頌之旨綴文之事審音之官皆宜留意者也



諸儒語錄論

韓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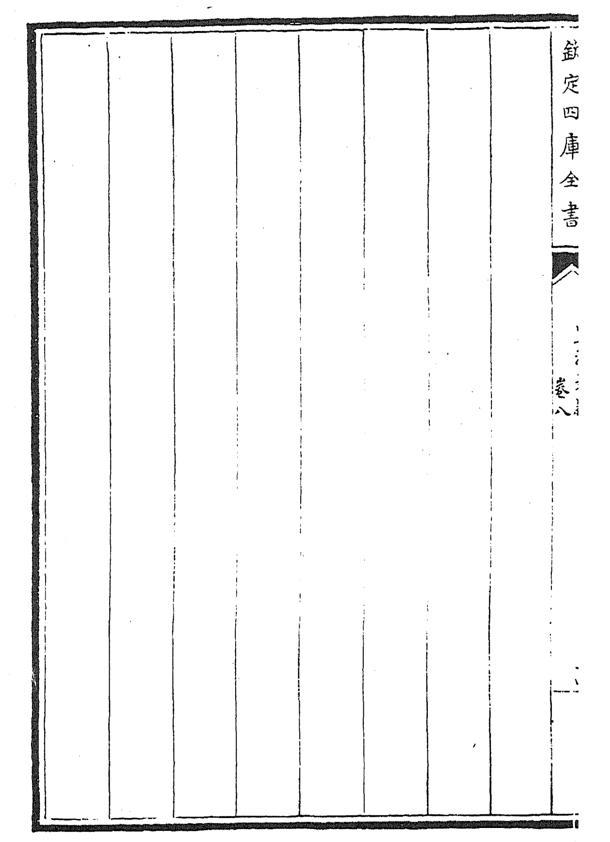
嘗讀論語一書不特可以識聖人之言又可以見門弟子之記聖言者簡重而有體也先儒以為出於曾子有子子夏之徒所記蓋皆得於聖人之深者其序次聖言謹嚴爾雅絕有體要令其書煌煌乎與六經相為表裏發明矣孟氏之書亦非其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耳今七篇者是也愚竊異夫後之學者之僅知記其師之說而不知所以傳世而行遠也夫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固言語自然之節必不可以已也所謂辭達而已者亦謂其辭則然而非方言俚語亦可以為辭也自夫子沒千有餘年得程子朱子而道益大顯其言無不可以羽翼聖經發皇幽渺而獨其弟子無有能整齊比屬使有文章倫理便於誦讀而尋繹者也此固尊信其師之深親承其謦欬不敢有一毫增損恐不得其真而獨不知其不可以傳世而行遠也夫程子朱子之書其所自著雖其小小題叙亦

皆有法度不獨書疏劄子而已傳世行遠亦足與六經
表裏發明而獨其平日之言記自弟子者方言俚語隨
得輒錄此誠未成之書而不無有待於後者也昔有問
尹和靖者曰伊川答人問鳶飛魚躍曰會得時活潑潑
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曾有此語否和靖曰是
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此兩
句蓋活潑潑當時有此俗語僧家屢用之伊川豈用禪
語者故和靖直咎記者之失也抑尤有不可者宋時僧

徒陋劣乃有語録儒者亦效僧家作語録夫左氏有國語夫子論語有齊魯兩家亦有家語語録之稱雖於義無害然而釋氏之書始亦諱其不文而嘗竊莊老之書以文之矣鳩摩羅什譯梵書乃用說文爾雅可謂有志其後枝分派别其說益繁而不能文焉又其問答所參即事指喝本屬不經故直録其語不加剪截獨怪儒者服聖教言聖言而其書一如釋氏之書無為也自朱子而後諸儒之語録盛行與佛書交雜其言之無文同其

書之義例同要為以儒而入於釋之漸不可不慎也若揚雄作太玄擬經作法言擬論語學者非之今程朱之說非雄比也學者誠不能及曾子有子子夏而豈必出萬章公孫丑下哉整齊比屬以次於六經語孟之後而凡諸儒之言之足以羽翼發明者率倣此義例以成書而姑置其語錄之名若此者所以傳世而行遠也愚是以備論之



春秋論

朱彝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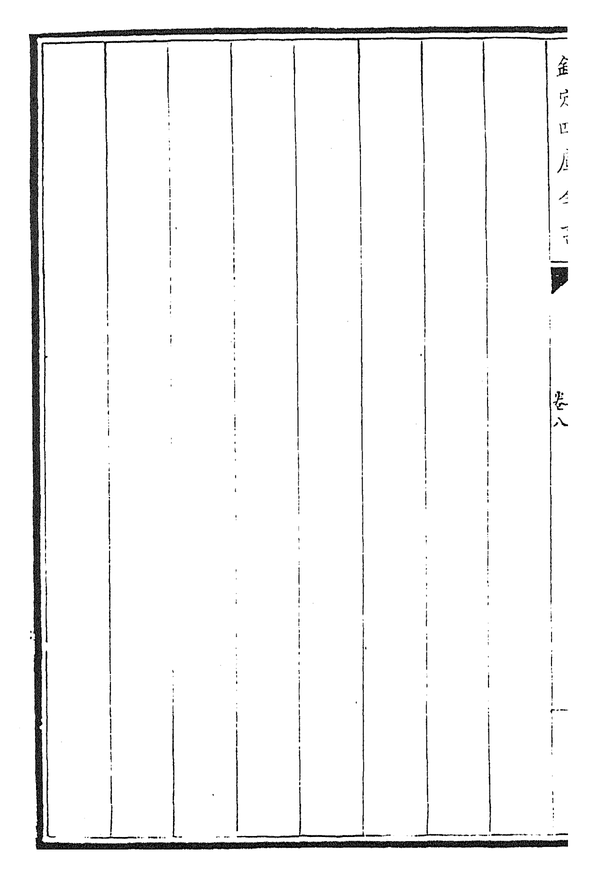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於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郳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

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於宋於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爵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

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夷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説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於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於繻葛敗績於貿戎

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於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强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

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於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於無王何以使亂臣强國知懼而示信於後世乎顧羣儒之説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詩論

朱彝尊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

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蘋采蘩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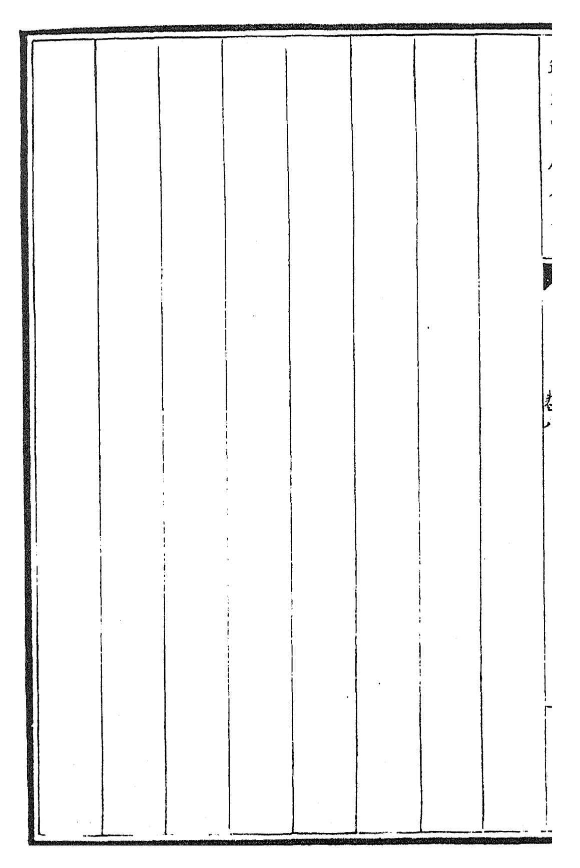
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

謀父作祁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編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

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删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云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删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脱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删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

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為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

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於魏唐之後檜後於陳豳後於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理學真偽論

張廷瓚

且夫道之所以大明於天下萬世者賴有聖賢真儒以維繫之也三代以前道之統肇於帝王明於師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法其及天下也弘孔子孟子之立教其及天下也遠是以危微精一之旨緝熙敬止之學道德仁義之理體諸躬修措諸事業播於一時則有禮樂政刑之化垂於後世則成纂修删定之書煌煌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靡不仰焉靡不歸焉豈非斯

道斯民之大幸歟然當其時已有楊墨之言告子辨性之說潛伏於道統昌明之日而理學真偽此其肇端也自漢以後董子韓子闡發微文屛斥異端註疏繁興亦道統修明之一助嗣是而濂洛關閩諸儒出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著於倫紀明於六經昭然於天下後世迨今觀周張之學歸本於靜誠二程之學切求乎仁敬邵子先天之學啟聖人未言之旨朱子傳註之學發聖人已言之蘊類皆躬踐實行內外一致而不徒

託諸語言議論之間其時寧有真偽之殊哉夫理學之所以分真偽者皆由浮誇之士徒有慕乎道德之名而欲襲取其貌以欺天下後世其發議於廊廟之上何嘗不侃侃言忠至問其靖共匪懈之忱則不知其安在也周旋於家庭之内何嘗不切切言孝至問其服勞養志之事則不知其何屬也以及處己接物之閒危疑艱難之際或慷慨自言其介節或勉强責人以難行非不足以竦一時之聽觀一旦身歷其境而其畏葸趨避之狀

更有勝於常人數倍者盖由其人務名而不務實以欺而不以誠此真僞之所由分亦如孔孟時之有楊墨異端也夫朱子為有宋一代大儒今觀其遺集所存味道之言發見於詩歌者不少而翰墨之留傳人間者亦往往有之後世學者或有謂詩歌翰墨非理學所當務是盖無兼長游藝黼黻潤色之才故為此語以文其固陋適足為天下後世笑而已

理學真僞論

沈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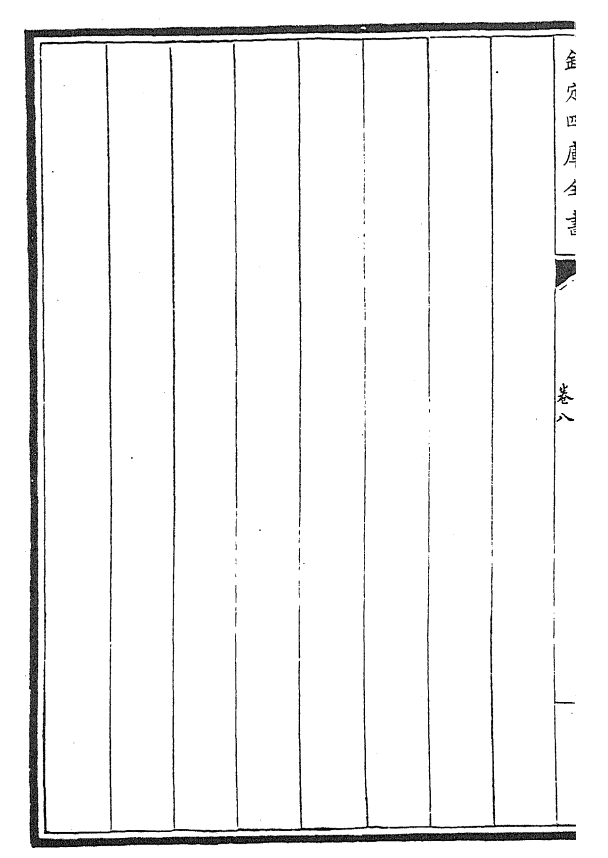
世道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敝者何恃乎恃有理學之真而已矣三代以前君師之統出於一堯舜之精一危微禹湯之祗台建中文武之緝熙執競數聖相傳實為萬世理學之祖下至羣黎百姓家無異訓人無異習無論理講學之名而理學自昭於天壤當其時并無所謂真也亦安有所謂僞者雜出於其間哉迨後世人心不古風俗日漓天生孔子以木鐸斯民而易詩書春秋禮

樂炳若日星子思孟軻從而光大之言心言性言仁言義其理益詳其學益顯豈聖賢之得已哉蓋深懼天下之偽為理學而實非理學者貽害於世道人心至大故以憂世覺民之心著為扶衰救敝之論故曰六經之作皆聖人憂患之思也彼夫楊墨之徒以兼愛言仁以為我言義荀卿以性為惡偽學之弊至河決魚爛而不可復止若非孔孟預知其弊而昭示之力拒之天下後世安知理學中自有真者在耶漢唐以來儒者固多而真

偽亦異如河汾昌黎於進退出處之間君子猶有遺議況揚雄之劇秦美新王何之高談莊老又不足言已逮及有宋真儒輩出濂溪之立誠也二程之主敬也横渠之致虛守靜也紫陽之格物致知也孔孟之傳得諸儒而愈顯厥功懋矣然使當時徒襲夫講學論道之名而究無立身行已之實天下後世亦孰從而信之惟其言行相符名實相副是以理學至今而彌彰即如九淵之尊德性守仁之致良知說者謂其近於禪然鵝湖鹿洞

當時原未嘗牴牾而文成功業炳耀廟廊豈僞學之徒所可並稱雖皆謂之真儒可也總之理學出於真則不言而躬行事君者不必以忠名事親者不必以孝名持躬接物者不必以仁義名隱微天性閒固自有至真者在也否則褒衣博帶重席擁臯高談忠孝而實悖於君父矜言仁義而實近於矯誣真聖道之蟊螣耳何足以言理學哉昔人云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絶經學且然况理學乎所願世之儒者日從事於其真而

毋即於偽則幾矣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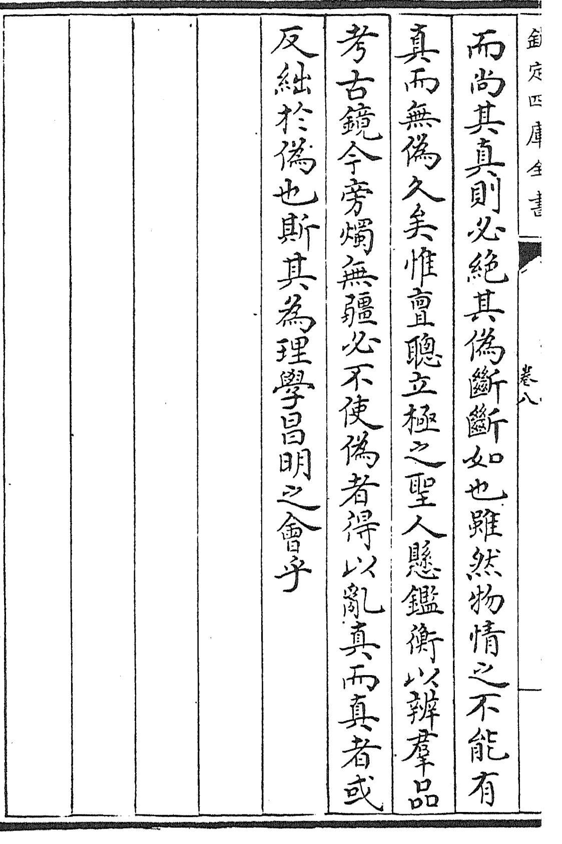
理學真偽論

胡會恩

自古帝王崇儒道為聖賢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未嘗不以表章理學為亟亟也然必嚴其辨而後矯飾者不得託正其趨而後似是者不得參所分在心術之微而所關及於天下國家之大誠恐名實一淆而流品莫定則風俗人才有受其弊而不知者此理學真偽之閒所當取而論定之也嘗試思之執中之傳肇於唐虞垂教之統開於洙泗厥後諸儒授受代有師承初未嘗立理

學之名也迨有宋之濂洛關閩出闡先聖之微言振千秋之墜緒著書立說以昌明世教啟迪羣蒙皆諸儒躬行心得之所及而學者翕然宗之則理學之名由斯立焉然尚其真則不惟無愧於諸儒而直可上希乎先聖涉於偽則不惟有悖於先聖而早已獲罪於諸儒今夫真儒之為學也本之日用彝倫措之經綸事業忠孝非以立名廉節非以沽譽以至一言一動之間不緣飾以驚愚不矯情以鎮物無往而非真則無往而非理學也

如其不然而襲端人之貌以為聲援之階修長者之容以便營私之術雖高談性命矢口詩書而隱微衾影之間不可問者實多則亦適成其為自欺之學而聖人所斥為色取行違之徒而已矣是以學者之立心也必先於立誠而謹於為己以和平中正之操而為光明磊落之槩不參以作偽之念不雜於為人之私可以質幽獨即可以質聖賢可以對屋漏即可以對君父則有理學之名可也無理學之名亦可也蓋崇其實則可謝其名



而尚其真則必絕其偽斷斷如也雖然物情之不能有真而無偽久矣惟亶聰立極之聖人懸鑑衡以辨羣品考古鏡今旁燭無疆必不使偽者得以亂真而真者或反絀於偽也斯其為理學昌明之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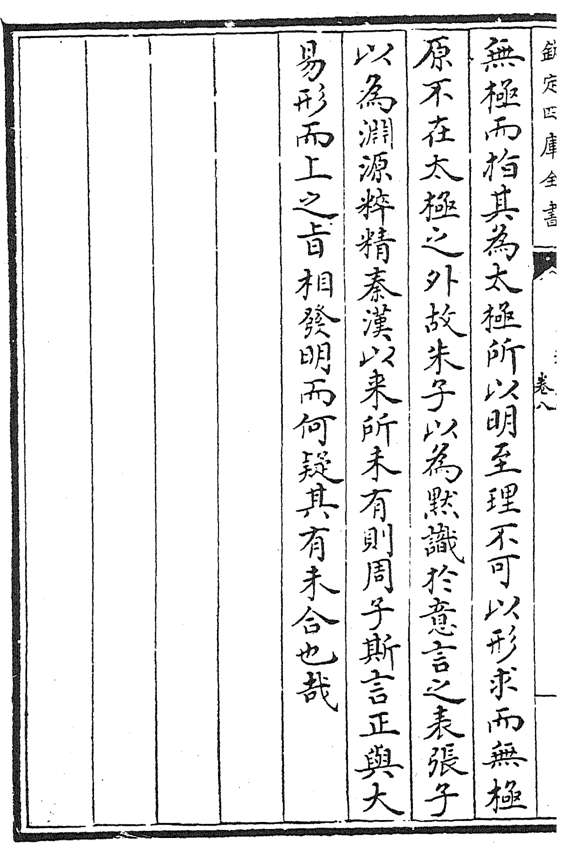
無極而太極論

張廷璐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形而上則不可以形求也不可以形求而實為衆形之所由生而即為衆形之所莫能外夫天地之大萬物之賾必拘拘焉執一形以求道不可以盡道也亦並不可以明道也道無形也道無形而必執形以求之則其視道也淺矣然則道終不可以形求乎道無形而天下之有形者皆道之所以形其形至虛也而涵天下之實至約也而貫

天下之紛至無也而妙天下之有此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説闡前聖未發之旨而實為千古不易之定論也今夫天地吾不知其所由始也而道生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吾不知其所紀極也而道生之渾然一理運行於冲虛冥漠之中無聲臭之可尋無方體之可執然而乾坤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風雨霜露之所以動散而凝結山川之所以流峙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以耦處而類聚以至於飛潛動植跂行喙息

之屬所以若其性而遂其生莫不各有自然之道以主宰乎其間則其所謂無聲臭之可尋無方體之可執者又豈非造化之樞紐而品彙之根柢也哉故析而觀之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統而言之萬物同此一太極也萬殊之所以分一本之所以合無體而無乎不體無在而無乎不在故曰無極而太極也或疑周子於太極之外復增無極與易有太極之言有未合也不知原太極於無極所以明其無形而有理而太極即在無極之中即



無極而指其為太極所以明至理不可以形求而無極原不在太極之外故朱子以為默識於意言之表張子以為淵源粹精秦漢以來所未有則周子斯言正與大易形而上之旨相發明而何疑其有未合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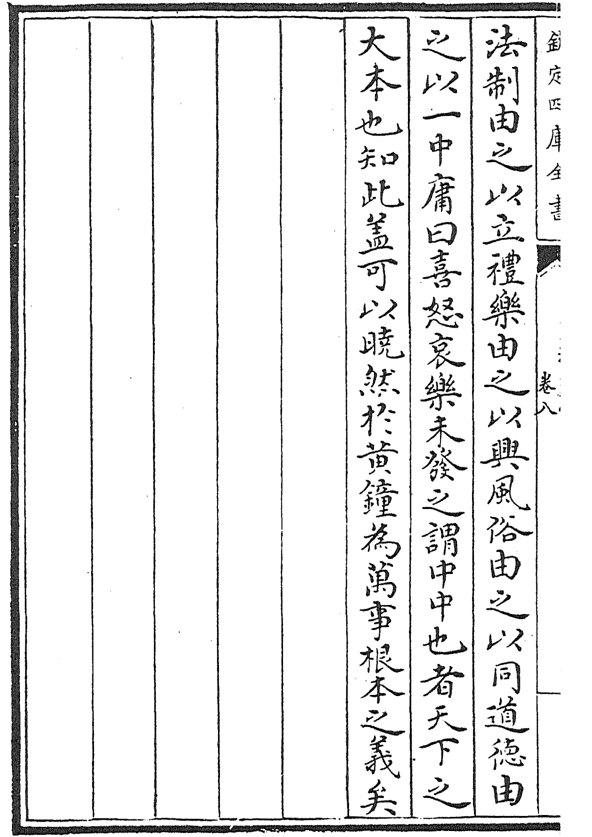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張廷璐

天下之事不得其中則施之而有所不通得其中則推之而無乎不準蓋中也者得乎天地最初之理而調劑於陰陽動靜之平是以天下之大事物之紛賾雖千變萬化皆莫不由乎此而無有踰於其外者此黃鐘為萬事根本之說誠古今不易之定論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雌雄各六比黃鐘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為八十一分凡五音十二律六十調八十四聲皆由黄鍾而損益之此黄鍾之所以為律本也由是以之審度而度長短積黄鍾之十分以為寸各自其十以至於尺文引本起於黄鍾之長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而量多寡黄鍾之管容黍千二百為龠合龠為合各自其十以至於升斗斛本起於黄鍾之龠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而平輕重龠所容之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

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本起於黃鐘之重而五權謹矣推之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而規矩方圓繩直之屬莫不由之以定矣夫天下之事未有外於長短多寡輕重者而長短多寡輕重即未有能外於黃鐘者則黃鐘之為萬事根本不信然哉蓋天地之間所以彌綸而無間者理也數也黃鐘以自然之數察自然之理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惟其中而已矣故其聲則中聲也其氣則中氣也



法制由之以立禮樂由之以興風俗由之以同道德由之以一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知此蓋可以曉然於黃鐘為萬事根本之義矣

日月五星行道論

張廷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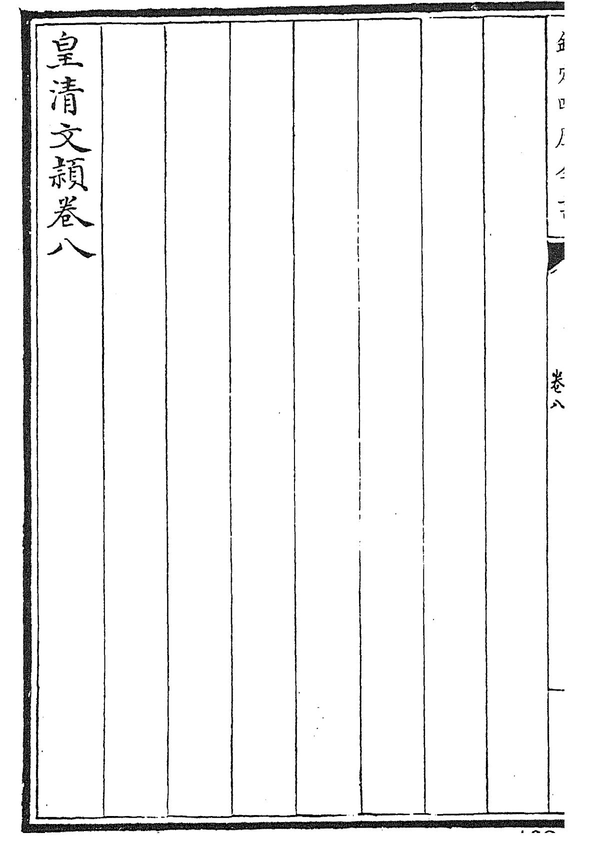
自古聖人為治皆取法於天堯典始命羲和欽若昊天首舉日月星辰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張衡靈憲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葢經星之附於天者終古不易其運行之參差而立儀製器以窺測之者惟在日月五星耳七政齊而經星不必言矣顧七政之運行有遲速之分而其所行之道亦不一漢書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天之體圓如彈

丸北髙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赤道當天之中央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黄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斗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奎去極中日行至於斗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則為冬至至於東井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則為夏至東至角西至奎行黄赤二道之交中則為春秋分此日行道之大畧也月春從青道夏從赤道秋從白道冬從黒道道各有二皆斜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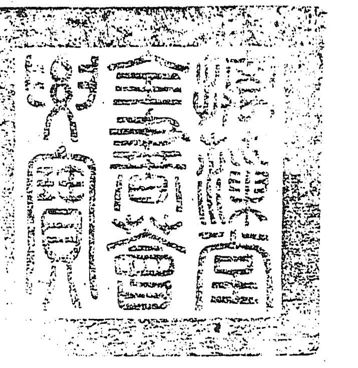
於黄道之内外其出入黄道不過六度故合黄道而謂之九此月行道之大略也五星皆隨日由黄道行而盈縮遲速各異木為歲星故歲歷一辰火為熒惑行列宿司天道出入無常金水附日而動金為太白水為辰星常遶日旋轉或前或却土為填星歲行一宿盖五星之位有高下則度有廣狭位近地者其度狭而易周位遠地者其度廣而難周五星大小不同各依其行順時應節但日月則運行而前五星則有留退留順之異候天

官家所謂見伏留行者是也此五星行道之大畧也諸說具載於歷代史書宋儒亦備論之詩書傳注皆可考然歷年既久而不能無差即以冬至言之堯時日躔虛三代則躔女春秋時在牛自漢以後在斗今且在箕矣蓋由歲差之故舉一冬至而其餘不可類推乎要而論之朱子云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故日月五星運行於天之下雖所行之道不一而同以二十八宿為次舍劉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所宿舍也古今之言天者

詳矣周髀宣夜之説已不可攷惟渾天獨存漢晉以來代有儀器唐李淳風更為圓儀三重有六合三辰四遊之名皆所以測日月五星之行度大約皆渾天之法即璿璣玉衡之遺制也蓋蒼蒼者天雖遠而無所紀極而儀器可以推測而知惟儀器適密則推測適精而日月之運行五緯之躔次皆昭然可覩不失累黍於以佐聖人奉若祗承之道為敬授人時之本何可言天道遠而無裨人事也哉



皇清文穎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九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　集部

皇清文頴卷九

論

黄鍾爲萬事根本論　劉綸

古聖人擅顯庸創制之才彰物曲人官之用其所以經緯萬端者雖事極乎至纖且悉莫不與以宰攝之大原宣事事而爲之所哉亦以理必彚其元數必宗其朔即天壤之大古今之遥皆將範圍不過而曲成不遺也請

得詳黃鐘萬事根本之論今夫黃鐘者在氣爲中氣在聲爲中聲其得乎理者全也均其長得九寸徑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其賅乎數者備也故史記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而六律之中物不得過事民不得過臣自有黃鐘以爲之君而授序遞生卽十二曲六十調不過錯綜以寫其緼太和所以鼓盪於兩間也氣化所以節宣於萬類也天時人事所以綱維樞紐於終古也由是以之通歷而緹灰有消長

焉以之嘉量而桼黍有虧盈焉以之準度而圭撮有羸
縮焉以之平衡而銖兩有空積焉鬼神至遼渺也一吹
息以格之矣鳥獸至蠢愚也一聽觸以召之矣豈非其
旁皇周浹厥用四達而不悖者歟然竊意前之聖人聲
律身度正黃鐘以推萬事則一本散爲萬殊後之君子
憑器考聲執萬事以求黃鐘則大用乖乎全體彼嶰谷
之竹亦天籟自發耳鳳凰之鳴亦物性自通耳而元音
即有以紀之何者其神融故其迹洽也至於漢京房之

用準晉荀勗之用笛梁武帝之用通北齊信都芳之用輪扇皆不惜殫思沉慮庶幾脗合夫黃鐘而沿襲既差施用殊絶不亦舛乎善夫元定律呂新書之言曰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就黃鐘而多設之管毎分遞減更迭以吹律元可得兹固根本之論也若夫聖作明述宿悟神解潛運在希聲之始而理無不精數無不貫休明鼓吹樂緯而禮經之俾天下皆受治焉所謂萬事萬化寧乎心其又當求諸根本之先也已

黄鐘爲萬事根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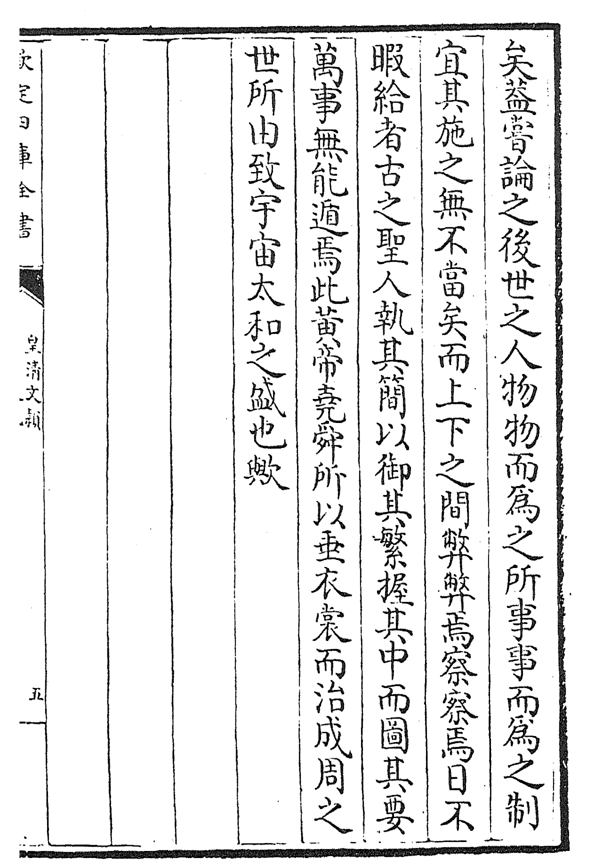
于振

天地之化必待於物爲之區事爲之制則不勝其勞而化育之理將有時而窮聖人之制必待於事爲之處物爲之給則不勝其賾而制作之妙將有時而絀然而天下之事固非聖人不能區畫盡善也則聖人之處萬事必有其本矣今夫律吾知其高者高而下者下也清者清而濁者濁也今夫度吾知其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也今夫量吾知其斗之大於龠也庾之異於釜鍾也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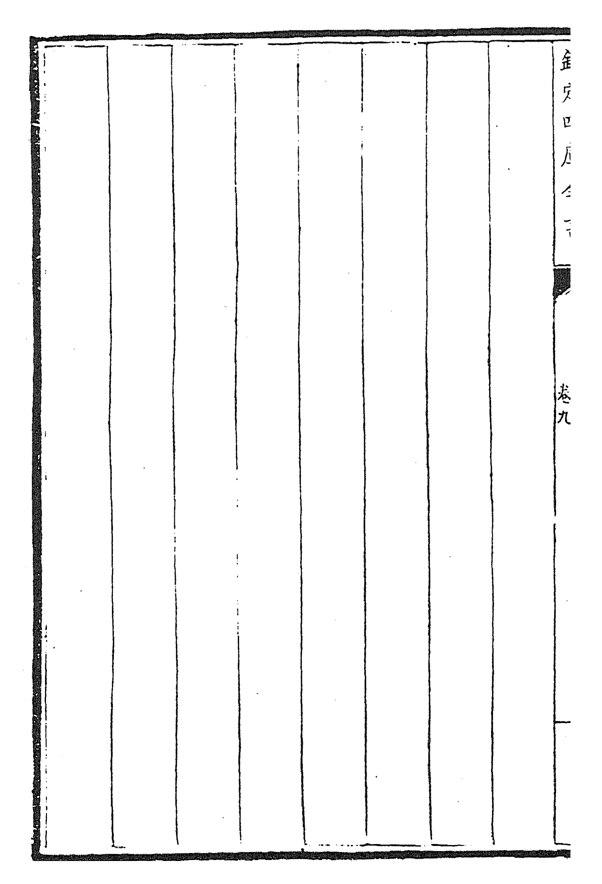
衡吾知其千鈞之重不以銖兩而移也是數者萬事之所待理而百姓之所日用而不知者也然使聖人必斤斤焉今日治律明日治度又明日而爲之量與衡在聖人前民利用固有所不辭然而聖人有所不必者何也聖人固知本者也昔者黄帝使伶倫截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制十二筩以象鳳凰之鳴雄聲六雌聲六律吕之生葢始於此顧六律六吕播爲五音而益一以上生焉損一以下生焉四時和八風平功德以是而昭符

既由是而集熙乎盛哉何由而致此葢有本焉則黃鐘者是黃鐘者子月之律也候律之法為室三重閉戸塗釁窒布緹幔以河内之葭灰抑律兩端冬至日一陽初復其灰自然飛動而黃鐘應焉此固天地之氣剝而必復聖人制器以迎之造物無心也聖人亦無心也由是而律呂正焉宮商協焉而百獸舞鳳凰儀無怪矣由是而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各自其十以登於引則度之長短視此矣由是取黃鐘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爲一龠焉又十其龠而爲合焉而斗斛以上類然矣由是而一龠之重則十有二銖焉又倍其銖而爲兩焉而鈞石以往莫能外矣推而至於謀衣食興學校禮以節性樂以防淫凡所謂用天之時因地之利以導民之和者胥不外是故曰本也夫巨木之初生萌芽焉巳耳土膏之所滋息雨露之所浸潤以達其枝以茂其葉高或百尺廣蔭千畝者無他其根之所蟠者大而因之者有其本也黄鐘之爲萬事根本也亦若是則已



矣葢嘗論之後世之人物物而爲之所事事而爲之制宜其施之無不當矣而上下之間弊弊焉察察焉日不暇給者古之聖人執其簡以御其繁握其中而圖其要萬事無能逌焉此黄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治成周之世所由致宇宙太和之盛也歟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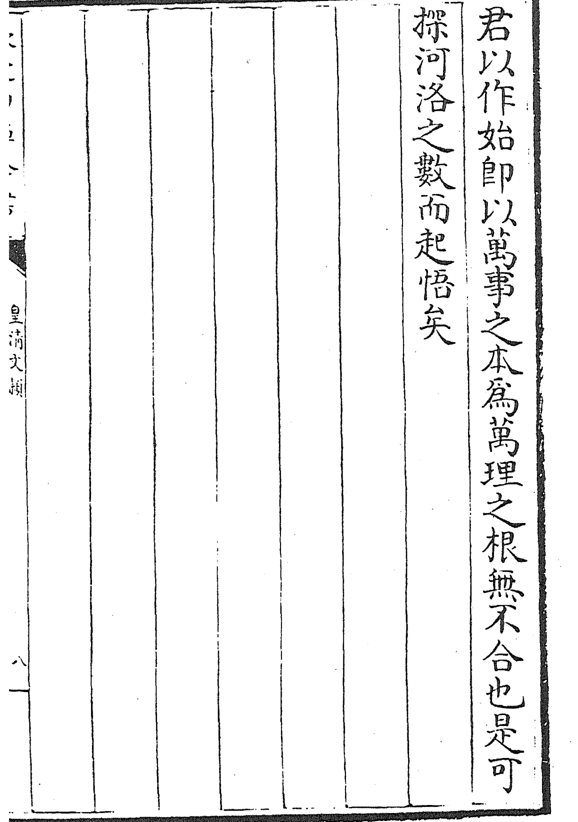
周長發

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莫不根本於黃鐘以爲起數之原大數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此其事幾疑爲繁賾之藪而不可紀極以窮其蘊者矣不知肇始黃鐘紀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此其說有可得而申者焉昔者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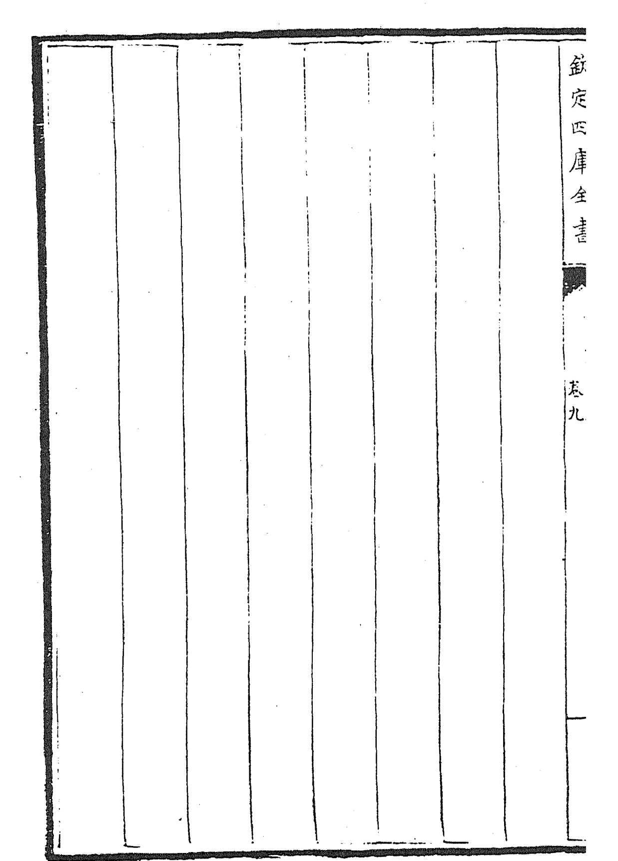
筩以聽鳳鳴而雌雄各六是謂律本自黄鐘以至蕤賓六律爲陽自林鐘以至應鐘六吕爲陰參分損益隔八相生皆還相爲宫以起數此所謂律娶妻而吕生子也夫律以起歴此又三統三正所由兆焉黄鐘當半子初開之候一陽來復之時施種黄泉孳萌萬物天統天正定於此也由是林鐘在丑則爲地統地正太蔟在寅則爲人統人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推之而小周大周小成大成月會歳會閏法元法備基

於黃鐘之黍絫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書曰同律度量衡益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因律而考之度本起於黃鐘之長一黍之廣度爲九十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廷尉掌之量本起於黃鐘之龠合龠爲合十合為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

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是謂五則職在大行鴻臚掌之若此者其以黄鐘為根本焉明甚然黄鐘起數又不特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重輕者不失銖絫而已也在人心亦自具黄鐘焉秉陽剛之氣驗來復之機喜怒協乎温肅哀樂符乎慘舒而由否而泰由屯而亨由剝而復天人理欲判於幾微其亦天開於子之精義乎所以揆之五行而土屬中央驗之五事而思以作睿體之五常而信以統終察之五音而



君以作始卽以萬事之本爲萬理之根無不合也是可探河洛之數而起悟矣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汪士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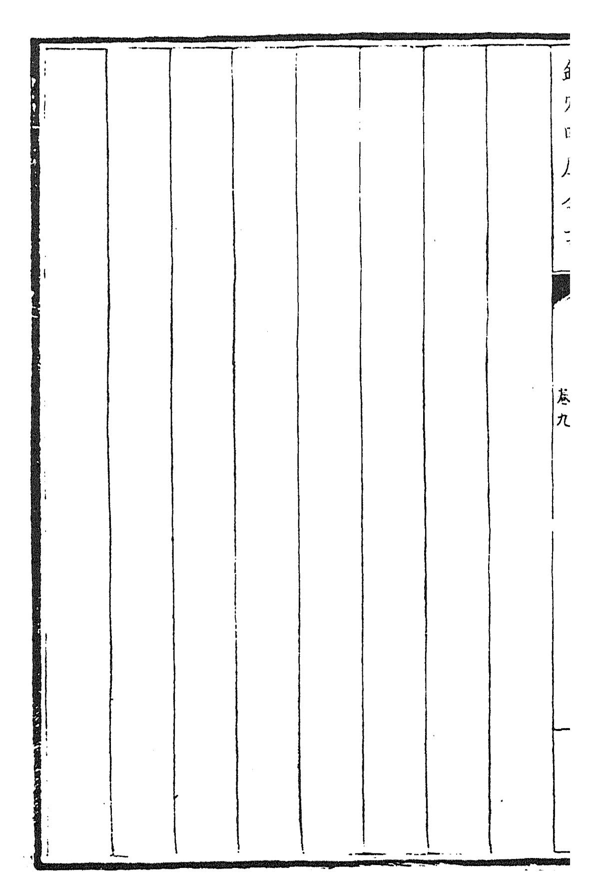
天下之事不可勝舉而必有其原天下之理不可勝窮而必有其要推其所從生而遞以相嬗於無盡此繼天立極之聖人創爲法制垂諸後世而事以理起舉無有能外焉者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雌雄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劉歆著其說曰一備數二和聲三審度四嘉量五權衡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

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始於一至於十百千萬所以算數事物本起於黃鐘也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以備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合樂用焉歌奏用焉而五聲以和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爲一分積十爲寸自寸至引遞以十升而五度以審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凖其槩合龠爲合自合而至於斛皆以十遞加焉而五量以嘉衡權者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旋見矩也權有銖兩斤鈞石之差焉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以

制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之謂五則也故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陶唐命官授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益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以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起於子而終於亥終而復始天地之大紀該焉歷代以來講求愈密而溯其始皆起於律史記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而黃鍾者又

六律之根本也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行而不著習焉不察斯莫識所由來耳如其因端竟委窮流溯源則起化有自時措咸宜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聖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其故可思也若夫縱黍横黍之辨漢斛魏尺之殊羣論紛紜莫所折衷非荀阮之神解李通之心契詎易測其淵微也哉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齊召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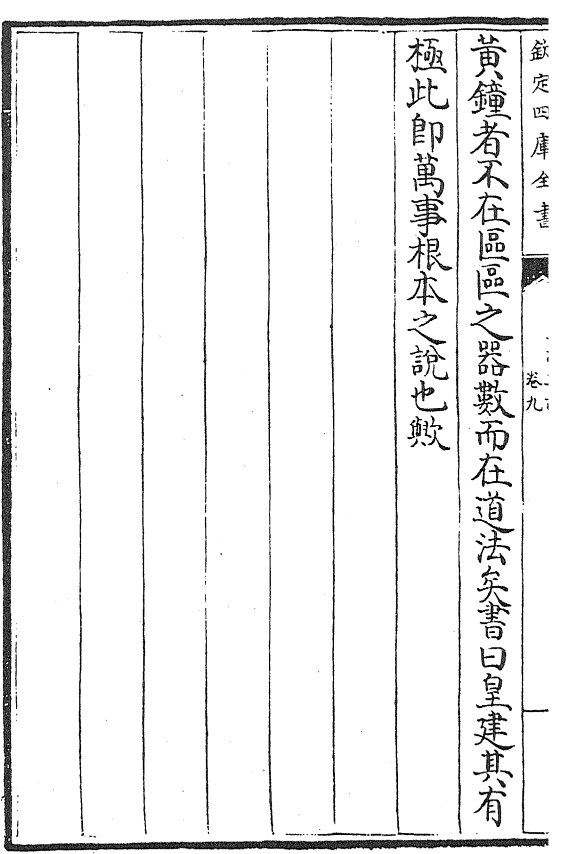
言道者必溯太極言數者必溯黃鐘此非有精粗神迹之判也太極者黃鐘之至理黃鐘者太極之元氣始生萬物位居中央於聲爲宮於行爲土於辰爲子於卦爲復於統爲天於時爲日南至氣之母而聲之君也是以舉天下千變萬化之器與數莫不由之以生卽謂萬事之太極也可旨哉黃鐘爲萬事根本之說也試論之黃帝制律以象鳳鳴首曰黃鐘其長九寸其數九九從而

遞相損益以極於應鐘而十二律備黃鐘正則十二律皆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大樂所以同和天地感格幽明類致百物移易天下之風俗而鼓舞至神者黃鐘之爲也然則謂十二律爲樂之根本而黃鐘爲十一律之根本此亦善於言黃鐘者矣雖然烏足以盡黃鐘哉今夫天下事之大端有五備數審度嘉量權衡與和聲並重者也而是四者則無一不本於黃鐘數之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本起於黃鐘積三之數

度之别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本起於黄鐘積黍之長量之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本起於黄鐘積黍之龠權之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本起於黄鐘積黍之重書曰同律度量衡冠律於度量衡之上凡以是也至於布著而掛扐卦爻應焉尚象而規矩準繩應焉演爲歷算而春夏秋冬之節氣章蔀紀元之積分應焉推而族姓始於吹律軍聲辨於執籥星土準於旋宫天下無有一事不

本於黃鍾也者又奚啻括羲和廷尉鴻臚司農之所掌已哉以其爲施種之初也故曰鍾以其爲五色之尊也故曰黃陰陽合德氣鍾於子以化生萬物故由孳萌而紐牙而引達而冒茆而振美而已臧者生氣之通自乾初九以至上九也其由咢布而昧薆而申堅而留孰而畢入而該閡者生氣之復自坤初六以至上六也變化不窮以黃鍾爲樞紐如木之始於根而布於葉以暢於枝如水之始於本而流爲川以放於海班固所謂究極

中和為萬物元又謂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洵善於言黃
鐘者歟抑又有說有天地之黃鐘有人心之黃鐘天地
之黃鐘月令是也故孔子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
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也人心之黃鐘喜怒哀樂之未
發是也故中庸以中為天下之大本也處兩大之中者
爲人宰四海之中者爲君君之所以理萬幾而康萬國
者豈有他哉心而已君所以宅心者豈有他哉中而已
致中以致和而天地協應兆民阜成百昌茂遂將所謂



黄鐘者不在區區之器數而在道法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此即萬事根本之說也歟

史論

劉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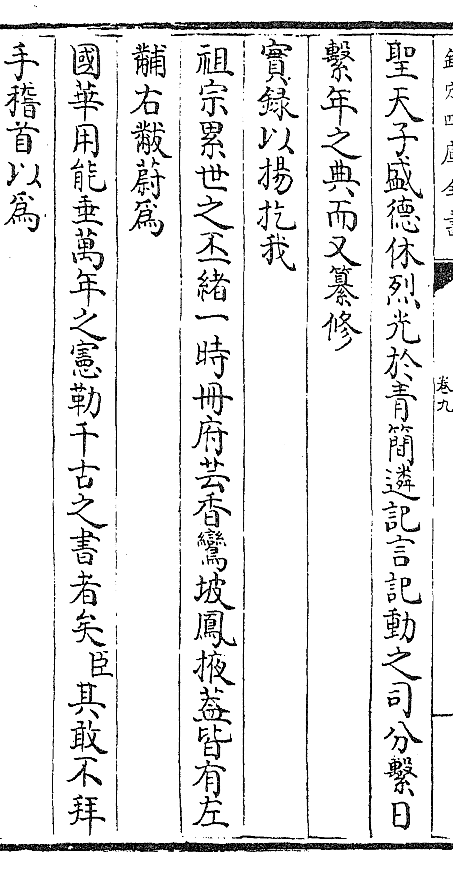
讀諸史而不以正史爲考信則見必歧讀正史而不以諸史爲參稽則識必固司馬遷續父談爲史記褚少孫補以景武紀等書裴駰解之而蘇子由作古史以糾之班固續父彪爲前漢章帝又命曹大家補八表天文等書顏師古註之而劉知幾作史通以糾之蔚宗沿晉人輕俊之風似遜孟堅一格而思精體大與班並驅或曰前漢失之同後漢失之誕則荀袁二紀可並採已陳壽

三國志帝魏而退蜀雖文中子司馬公諸人俱辟之而大統實紊習鑿齒所以有漢晉春秋之作而蕭常亦正以續後漢書也夫古人史出一手至晉書乃共參著述其始創於何法盛等十八家其後修於房玄齡等十三人房喬者即玄齡也文多駢麗無亦兼採世說諸書之過歟李延壽之為南北史也綜八代於二書以成父志而沈約魏收子顯思廉百藥德棻之史瞠乎後焉然其複也可芟其遺也可檢彙而修之是固有待且南北史

不作本志則如魏徵隋書所編顏孔諸人之志尤屬賅貫可佳而論史者專及五代何哉舊唐書權輿於韋述斟酌於劉昫仁宗時加刪改新唐書則梅堯臣爲方鎮百官表劉羲叟爲律歷五行志宋子京爲列傳而歐公綜紀志之成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當矣乃劉元城正以此爲新書之病又豈無說耶至於歐公新五代史益重修薛氏舊本者自朝廷取付史監而居正之史不行良由煩猥失實耳宋金遼之史不及

前代如揭傒斯歐陽元所脩尤屬不知正閏其庶幾者陳桱之通鑑續編他若李燾長編陳仲微二王本紀亦不足多矣元史作於胡粹中洪武間命宋濂纂修尤多舛謬欲其追媲前史之流風餘韻益亦難之豈古今人本不相及歟抑雖有史才而未盡協其用歟夫以司馬班范陳壽諸人其才與學與識固超出於諸史萬萬也以子由知幾鑿齒蕭常諸人其才與學與識未必不大遜於正史也然而正史之缺失亦有時不能不藉諸史

以捄之何者正史釐為國憲有其醇必有其疵諸史列於各家有偏見亦有特見今誠以正史為一成之案而以諸史為互證之佐亦讀史者之又一見也刋二十一史皆法尚書為紀傳體至編年之例諸家不同而莫善於司馬涑水之通鑑胡文定作舉要補遺所以正其失也劉恕復作通鑑外紀所以備其闕也紫陽綱目規仿春秋至嚴且明不在永叔五代史下金履祥通鑑前編得其意焉珥筆者宜於何取法巳方今



聖天子盛德休烈光於青簡遴記言記動之司分繫日
繫年之典而又纂修
實録以揚扢我
祖宗累世之丕緒一時冊府芸香鸞坡鳳掖蓋皆有左
黼右黻蔚爲
國華用能垂萬年之憲勒千古之書者矣臣其敢不拜
手稽首以爲
當宁獻

史論

于振

昔我
聖祖仁皇帝以朱子綱目一書有裨於治道有益於人
心特於
敕幾清暇丹黃甲乙著爲成書刋刻頒賜俾天下溯流
窮源以知春秋筆削之精義又以明史未竟
特命開館
簡選儒臣蒐羅舊聞以彰美備

世宗憲皇帝監於先典復加考定伏遇我
皇上乾德龍飛生知天縱懋學日新羣臣之擬述一束於
聖明之裁定於是乎有明之史炳乎足以奄有二十一代之簡編矣顧臣竊惟史之難有三非具淵通之學則無本也非有著作之才則非體也非嫻於掌故則古今不具悉前後不相蒙古人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職此故也廿一史之名亦以其代言之耳正史之外如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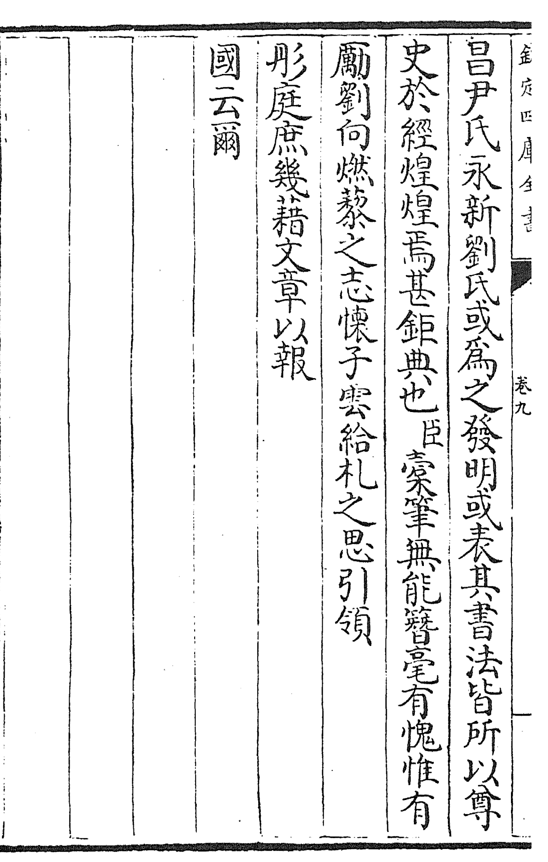
袁宏荀悅晉之孫盛習鑿齒及王隱臧榮緒逮後劉知幾輩皆有述作蔚然可觀亦曷可少焉雖然千古之史才司馬子長其首也其文宕逸善敘事有牢籠萬有之槩始於談成於遷補於褚少孫尚矣而班固乃追然笑之謂其崇黃老進姦雄耳夷考固之爲書自高至武盡竊遷之舊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其卒也曹大家爲之竟其業則固之所自爲葢無幾耳然其文筆醇古樸茂又非後之所及蔚宗倜儻小才人無足取獨其書體

大思精所以與班馬並稱三史也三國之統自當以蜀爲正陳壽無足責而涑水亦復仍之至紫陽作綱目而正統始定其爲功於名教大矣晉書始於何法盛等十八家貞觀中以法盛等所撰未允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等再加撰次房喬者玄齡也喬以宣武諸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而稱御撰焉古者修書多出一家之言其成於衆手而歸之御撰葢始於此前此則有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書魏收之魏書

李百藥之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之數子者非不各竭其心思才力欲與班馬爭席顧有紀傳而無志書識者憾焉非有隋書爲之補其缺略何以信今而傳後耶隋書者亦修於貞觀與晉書並稱良史者也葢由太宗因才器使以顔師古孔頴達博通古今故授以紀傳于志寧李淳風明於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授以志書總敘詳明自沈約以來所未有也其時李延壽預修晉隋二書究悉舊事因效馬遷體總序八代爲南北史學者稱

之而沈約魏收諸家益微矣唐書始於吳競劉昫因之繁略不均是非失實宋祁歐陽修被命爲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元城以爲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歐以宋爲前輩並著姓名宋感其退遜或謂子京用字奇澀歐公殆不滿之故爲此以表異耳今觀五代史之作條例嚴而體裁正史遷之後此爲嗣響視新唐書如出兩手固非子京所及也何况薛居正盧多遜李昉李穆等之繁猥無稽者乎宋有三

朝兩朝四朝等國史元初立國史院命史臣通脩遼金宋三史爲都總裁者脱脱也爲總裁者鐵木兒塔識及揭徯斯諸人也明洪武中命宋濂等修元史未期而成自遼以下史筆蕪穢無足觀者古今人才力之不相及信不誣也要之作史之體雖有編年紀事之分後代以來亦有起居時政之錄然編年者當以春秋爲法紀傳者當以司馬爲宗至涑水創通鑑於前不過春秋紀事之成法朱子成綱目於後乃得聖人筆削之微權而遂



昌尹氏永新劉氏或爲之發明或表其書法皆所以尊史於經煌煌焉甚鉅典也臣豪筆無能簪毫有愧惟有勵劉向燃藜之志懐子雲給札之思引領彤庭庶幾藉文章以報國云爾

史論

張漢

大凡人臣之進說於君也衷之以經術而已六籍之微言無論則三代而下碩儒名臣之嘉猷讜論無有逾於程朱以程朱躬承聖人之統者其先則漢董仲舒漢唐諸儒無有過是亦守先待後之人程朱之所許也請因明咨而儆之考管子以德當位功當祿能當官爲三本以節用賢佐法度誅賞天時地宜爲六務荀卿以仁義威爲三具其四齊則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之

訑也漢孝文時鼂錯對賢良三策一以明國家大體一以通人事終始以能直言極諫孝武帝時仲舒三策則多援春秋經義天人治道之要明析言之益正誼明道不謀利以計功其閒道者以是推之致君亦以是當是時賈董並稱而治安之策不免於矯激之論與公孫氏同舉而曲學阿世吏治緣飾以儒術其本原大有醇疵區區智囊之鼂錯審機度務正不免計功謀利之習也夫豈可同日語耶至言世務書嚴安以禮度防風俗之

奢儉徐樂言安危之要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各有所見不能大爲優絀仲長統稱崔寔政論與荀悅申鑒五篇其詳政體篇有五大氐與農桑審好惡宣文教立武備明賞罰其言可採施於時政不無有裨而亦未盡簡核嗣是而十思之疏且詳敶十漸者當以魏徵爲準太宗致治雖不即幾成康而納諫如流有主聖臣直之美徵不盡繩以古人之禮法而抗言切諍則有古大臣骨鯁之風可以上比於汲黯若夫司馬光五規所謂保業惜

時遠謀謹微務實其說皆守邦之要道唐姚崇元稹宋

呂公著范仲淹程顥皆有十事之奏可法可傳不能妄

議其得失直與張九齡之金鑑録韓愈之奏表陸贄之

奏議蘇軾上神宗書及以通鑑大學衍義進講豳無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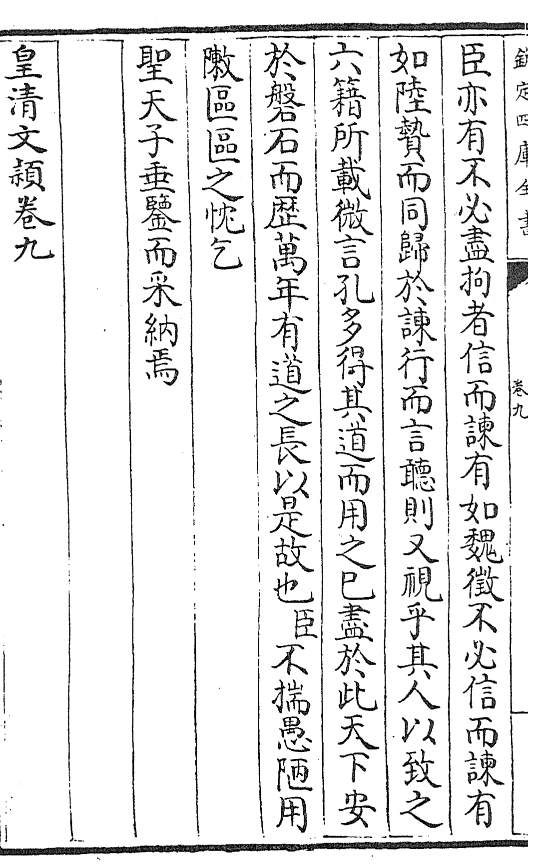
圖以托諷者竝傳千古唐宋以來其可嘉與者尤不能

一一詳舉也至程朱爲御史裏行及崇政殿說書煥章

閣待制皆以古大臣自期故言先務以立志責任求賢

爲急言大本則君心爲要是以程頤方長不折說者以

爲特小失孟子引君當道之意而不知預養仁心則杜漸防微亦其見端朱子入告或以爲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而必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以故在朝疏凡七十餘上不慮其數且辱者得其本也執是可以入諫矣管荀諸人霸功也雜學也因時取濟可耳豈王道之所貴而與純儒比論耶臣愚以爲諫君之道格其心而已積誠以動之明理以啟之心平氣和從容而詳悉之仿都俞吁咈之風必期於信焉而後諫諫斯無迕然而古之諫



臣亦有不必盡拘者信而諫有如魏徵不必信而諫有如陸贄而同歸於諫行而言聽則又視乎其人以致之六籍所載微言孔多得其道而用之已盡於此天下安於磐石而歷萬年有道之長以是故也臣不揣愚陋用暾區區之悃乞

聖天子垂鑒而采納焉

皇清文頴卷九